

漳县独秀石

见证北宋对西夏的军事大捷

时光流逝，山河变易，一块巨石却在漳县县城外的漳河边，在旷野呼啸的风中遗世独立，这就是独秀石。

这块巨石究竟从何而来？有何悠远的传说？千百年前，是谁游兴大发，在它上面留下了到此一游的字迹？

A 巍然耸立于河道中流

出漳县县城向西而行，很快就到了漳河边的一处幽雅的去处——鲈鱼潭。独秀石就坐落在这里，高大约10米，周长约20米，巍然耸立在河流中间，大石阻水回流，形成了潭水，如鱼跃水面，因此又称“鲈鱼故关”，其上有镶嵌的碑石，一块题刻上有“鲈鱼潭”三个字。

独秀石所在的地方名叫鲈鱼潭。鲈鱼产自南方，地处西北偏远之地的漳县，怎会有生长鲈鱼的水潭呢？

一个民间传说让乡亲们津津乐道。

据说在很久以前，当地有个官员是位孝子，他老家在江南一带，母亲有一日忽然想吃家乡的鲈鱼羹。怎么办呢？官员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，无奈来到鲈鱼潭边，哭着向潭水祈祷了一番，然后向潭中撒网捕鱼，未料真捕获一条大鱼，巨口细鳞，和松江所产的鲈鱼相似。

鲈鱼潭由此而得名。

如今的鲈鱼潭，早已没有往昔的风光，偌大的水面早已干涸。积水成潭的胜景，只留在人们的传说中。

沿着小路而行，四下张望，这里依旧为群山环抱，是两山相夹的一处河川地。为了生存，乡亲们不得不向山头开荒。有人途经此地时写道：“行路不离巉石畔，耕田多向碧山头。”可见这里山大石头多。

沿着巨石细看，巨石上题刻分为多种，有镶嵌的碑石，有直接刻上的诗文，也有大字题刻。最显眼的是清代的“仙迹”二字。我们四下打量，周围除了山就是农田了，如此大的巨石，仅此一块。从独秀石旁石板所凿石眼遗迹来看，过去此处有亭，为行人驻足赏景、遮阳避雨，驿站温酒接官，离人长亭别送提供了方便，也成了茶马古道上的一处美丽风景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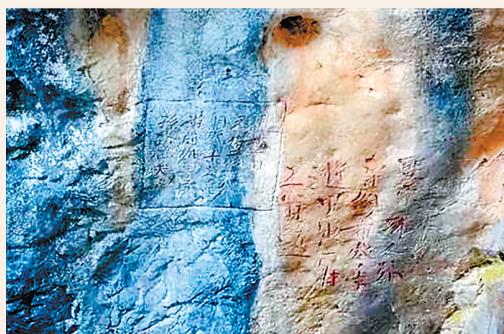
B 所在地号称陇南锁钥

独秀石所在地形比较独特，正处在咽喉要隘的位置。前面不远两山相交处，就是鲈鱼故关。鲈鱼故关，又名石门关，老百姓称之为石关儿。这里号称陇南锁钥，是横在漳县和岷县之间的一道要隘，古人记载说，这里东维秦陇，西障蕃戎。

民间传说，曾经有位张将军在此驻守，并破敌于此。当地至今流传着“百马倒破石门关”的传说。当年，这位张将军极其骁勇，和吐蕃人作战时，不幸被枭首。结果他拿了一个羊头按在脖子上继续作战，直到打退敌人……这个故事反映出，这里曾经屡遭兵革之祸。

绕着巨石，终于发现了“鲈鱼潭”的题刻，落款有“游景叔元祐四年”等字样。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，共九年。元祐四年就是1089年，那时，正是宋夏激烈交锋的时期。

从元丰四年(1081年)开始，宋军兵分三路，进攻西夏，先后攻占了兰州等地，此后宋夏之间大战不断，或许这些题刻和张将军的传说都与这场大战有关。



遮阳山西峡石壁上有游师雄的题记。



漳县独秀石

C 见证北宋西北边塞军事大捷

元祐四年的题记是保存下来年代最早的题刻。游景叔就是游师雄了。在宋代积弱的氛围中游师雄是典型的文臣，他以科举入仕，还曾受教于儒学大师张载。但游师雄负责的工作，往往又和军事活动密不可分。游师雄大部分的宦宦生涯都在西北宋夏对峙的边塞，他曾任德顺军判官(今天静宁一带)，南宋抗金名将吴玠、吴玠就是出自德顺军。

游师雄军旅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幕发生在元祐二年，当时，吐蕃酋帅鬼章胁迫诸羌部落，并与西夏勾结，谋取熙、河二州一带。诏令游师雄出使熙、河，与边疆诸将斟酌情势，相机处置。游师雄到达边疆后，从侦探那儿知道，西夏兵已南下到达天都山(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东南)，其前锋部队已屯驻在天都山以东的通远寨，而吐蕃气焰嚣张，即将从西面进攻河州(今甘肃省临夏县)。

游师雄准备先发制人。统帅刘舜卿却认为敌众我寡，不肯贸然行事。游师雄说：“用兵之道在于谋略，不在人多。如果不能取胜，我情愿接受诛戮！”于是，姚兕、种谊兵分两路出击，结果大获全胜。种谊攻破洮州，擒吐蕃酋帅鬼章及大首领九人。

游师雄曾为此写过一首祝捷诗：“王师一举疾如雷，顷刻俄闻破敌回。且喜将门还出将，槛车生致鬼章来。”(《贺岷州守种谊破鬼章二首》)很快，游师雄就升为陕西转运判官，后为提点秦凤路刑狱。

独秀石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漳县和岷县之间的要隘，这里也是关中通往岷地区的要道。游师雄路经此处，在“嘚嘚”的马蹄声里，看到大美的景色，不免游兴大发，在斑驳的巨石上留下墨迹，他的题记非常简单，有点像今日的人们在景点上留下的“某某到此一游”。

时光侵蚀，巨石上很多石刻早已漫漶不清了，但这块记载游师雄游踪的题记却可以辨析。在漳县的遮阳山西峡，也有一块和游师雄有关的题记，上边落款的日期是元祐二年八月十一日，专家由此推测，此处题记就是游师雄在前往岷州，谋划那次军事行动时留下的。

不经意间，两处题记为我们保留了北宋西北边塞一场大捷的蛛丝马迹，这也成为游师雄人生的最好注脚。在独秀石边眺望四周，欣赏鲈鱼故关的形胜之势，我们仍能感觉到一代名臣报国的慷慨情怀。

奔流新闻·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